

社 会 系 统 论

吴元樑 著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社

·
会

·
系

·
统

·
论

吴元樑 著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李卫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社会系统论

吴元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224,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208-01653-4/C·38

定价 9.45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社会	(23)
一、社会系统的要素.....	(24)
二、社会系统的结构.....	(40)
三、社会系统的特征.....	(73)
四、社会系统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	(99)
第二章 社会系统的控制和管理	(117)
一、社会管理的概念和性质.....	(117)
二、社会管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30)
三、社会管理的要素、机制、手段.....	(143)
四、社会管理从经验走向科学.....	(179)
第三章 社会系统管理与社会信息	(192)
一、信息和社会信息的一般概念.....	(192)
二、社会信息在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过程 中的作用.....	(214)

三、信息技术和社会发展·····	(227)
四、关于未来社会的争论：信息社会还是 共产主义社会？·····	(242)
第四章 形成中的全球系统·····	(258)
一、当代世界日益成为有机整体的全球系统···	(258)
二 当代人类全球系统的矛盾、特点和问题···	(271)
三、当代人类面临着历史性的转折·····	(280)
四、树立科学的全球观念·····	(289)
第五章 社会—生态系统·····	(305)
一、社会—生态系统的提出·····	(305)
二、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	(315)
三、当代社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实现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	(327)
后 记·····	(350)
参考书目·····	(358)

导 言

对社会系统的认识、预测、控制、管理、改造已成为当代科学和人类实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书的宗旨，就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一种综合的社会系统论。

应当说，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并不是现在提出来的，它们在哲学、社会学和更为具体的科学中早已存在了。早在 19 世纪中叶，创立社会学一词的孔德就提出了社会有机论，主张在社会学中对社会有机体的统计分析和生物学中对个体有机体的统计分析之间建立对应关系，把社会有机体同生物学概念进行类比，称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和社区是社会的器官。斯宾塞也把社会同生物有机体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之间在组织原理上存在着可比性。在斯宾塞看来，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存在着一定的结构，每一分化的结构为维持整个系统的“生命”而执行着一定的功能。在孔德、斯宾塞之后的迪尔凯姆、马林诺夫斯基、布朗、韦伯也都持有社会有机体的观点。美国的社会学教授乔纳森·H·特纳在

归纳上述社会学家的思想时指出：“当把社会生活看成是一种系统时，社会生活被看成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的。对这些相关部分的分析集中在它们怎样实现系统整体的必要条件及它们怎样维持系统常态性或均衡上。”^①

与社会有机论不同，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所讨论的问题是把行动者在动机和价值取向下的“单位行动”，以及这种单位行动怎样组织成社会系统。他在他的重要著作《社会系统》中认为，当各种倾向的行动者互动时，就会逐渐形成某种协定、确立互动模式，而这种互动模式稳定化、制度化就是社会系统。帕森斯把价值观、信仰、规范及其他观念称为文化系统，把具有不同地位、角色的行动者称为人格系统，从而研究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联系方式。在他看来，人格系统、文化系统相互作用之后形成的社会系统必须满足两种必要条件：即某一社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者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他们行动的动机与角色系统的要求一致；社会系统必须避免认可那种或者无法规定最低限度秩序或者向人们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而会引起越轨、冲突的文化模式。帕森斯所说的社会系统并不一定指整个社会。在他看来，任何稳定的、组织化的、制度化的互动模式角色丛都是社会系统；当他强调整个社会或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时，帕森斯就把作为组成部分的社会系统当作更大系统整体的子系统，因而整个社会就可以看作由各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帕森斯为

^①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第65页。

了使人格系统中倾向的形式、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模式、社会系统中的规范要求范畴化，还形成了一套说明这些系统某些度量特征的“模式变量”概念。帕森斯还研究了在人格系统和社会系统相互关系上的社会化机制和社会控制的机制等问题。50年代末期，帕森斯进一步阐述了由文化、社会结构、人格和有机体为四个子系统所组成的整体行动系统。^①

联邦德国社会理论家尼克拉斯·卢曼则把降低与某一相关行动系统有关的环境复杂性作为某一社会系统存在的基本功能条件。在他看来，当一些人的行动相互关联时，社会系统便产生了。他认为，社会系统有三种基本类型即互动系统、组织系统、社会系统。互动系统是在诸个体共同存在和互相感知的条件下产生的，组织系统根据具体条件协调个体行动，在长时期内稳定“人为的”行为方式；社会系统兼及互动系统和组织系统，是综合一切相互影响的沟通行动的系统。社会系统使用高度普遍化的通信编码（如货币和权力）来降低环境的复杂性。^②

上面的概述，当然不可能完全反映近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系统思想的全部内容，却可以使我们看到它的基本内容、基本特征。早期社会学家的社会系统思想集中在社会有机体的观点上，由于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因而不能科学地说明社会有机体和生物

① 参阅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82页。

② 参阅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25～136页。

有机体的本质区别，不懂得社会有机体是比生物有机体更为复杂的一种生命运动形式，因而把社会有机体简单地比拟为生物有机体，有的（如斯宾塞）甚至用生物体的营养、循环、调节三系统来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阶级、商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划分的永恒合理性。这就成了一种非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学家把社会系统理解为人们在行动中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他们在讨论社会行动系统形成条件时也谈到了需要、动机、观念、文化的作用，但他们也不能对人们的需要、动机、观念、文化作出科学的即唯物的、历史的分析和说明。十分明显，对于近现代社会学中的社会系统思想，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才能吸取其合理的、正确的、科学的方面，扬弃、剔除其错误的、片面的、非科学的方面，将前者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

随着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现代系统科学在社会领域中的推广和应用，现代系统科学中也孕育和发展了社会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控制论是在本世纪 40 年代末产生的。60 年代，控制论被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形成了经济控制论；后来，控制论被进一步应用于生产管理、交通运输、电力网络、能源管理、通信工程、环境保护、人口控制、科研管理等社会活动领域，科学家们甚至希望把控制论应用于整个社会，提出了社会控制论的目标，从量的方面研究社会的控制运动规律，提出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管理的科学方案。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

控制论的目标还没有完全达到。但是，控制论在社会中的应用、用控制论观点研究社会使我们得到了社会控制系统的概念和方法。信息论产生以后也被用来研究社会。在信息论看来，社会系统如同其他控制系统一样，也是通过信息实现其行为、功能上的自组织、自调节、自控制的，因此可以通过研究社会信息的流动、变化来研究社会系统的状态、规律，并对系统实现最优控制和管理。系统论是从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动态性上描述对象的理论和方法。把系统思想和数学工具结合起来，创造定量化的系统方法，这是现代系统论同历史上系统思想区别的地方。现代系统论产生之后很快在组织管理、工程经济、环境研究、人类工程学等各个社会领域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现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郎菲说：“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和人文学科的很大部分。要从掌握规律性的角度去理解‘科学’即不是描述异常性，而是整理事实并研究一般性。这样定义之后，我认为就可以肯定地说：社会科学是社会系统的科学。因此必须运用一般系统科学的方法。”^①我国科学家钱学森还把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称为社会工程，认为社会工程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比利时著名的物理学家普里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联邦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协同学，被认为深化和发展了系统论，也被用来研究社会系统。

① 路德维希·冯·贝塔兰菲：《一般系统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63页。

现代系统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社会系统的新概念、新思想、新方法,使我们认识到社会系统是一种特殊的控制系统、信息系统、开放系统、动态系统,是一种复杂的自组织、自调节、自控制系统。这些思想无疑丰富了、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系统一般性质的了解。但是,现代系统科学所涉及的社会系统主要是指人类所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的系统,是指由人、财、物、能、信息组成的各种具体的社会系统,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各种数学手段进行定量分析。然而,人们从事的各种具体活动离不开人们之间形成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人们具体活动过程中由人、财、物、能、信息所组成的具体社会系统总是在由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所组成的社会大系统之中存在和运行的,不能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些具体社会系统的运行规律总是受社会大系统的主要结构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影响。因此,现代系统科学家们在研究社会系统的时候虽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但总的来说,他们都没有形成和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最一般的社会认识方法论。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现代系统科学的社会系统论才能可靠地发挥其作用,成为人们认识、管理、改造现实社会系统的有力工具。

必须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人们认识社会历史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系统论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创立和阐述唯物史观的过程中,都曾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整体,看作一个系统。马克思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批判蒲鲁东时说：“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始终把社会作为一个活的发展着的有机体来看待，他在分析人类社会进化到家长制家庭时指出，familia（家庭，本意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马克思认为，这种机体“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②。列宁在运用和阐述唯物史观时也多次谈到社会有机体。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做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辩证方法是要我们把社会看做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的”^③。列宁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马克思把人和动植物加以对比，是根据前者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历史地更替的、由社会生产制约因而由分配制度决定的社会机体中。人类的增殖条件直接决定于各种不同的社会机体的结构，因此应当分别研究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32、54页。

个社会机体的人口规律，不应当不管历史上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去‘抽象地’研究人口规律”。^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仅把社会看作为一种特殊的、复杂的、具体的有机体，而且创立和发展了一种科学地描述、认识社会有机体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是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对人类所从事的劳动、活动、实践结构的分析去揭示社会结构，通过揭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去描述历史上存在的社会经济形态，并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去描述社会发展的有规律过程。社会经济形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给出的社会系统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的实质就是用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去说明生产关系，用生产关系去说明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从而把社会描述为一个有机整体，把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一种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具有他们那个时代的特点，但它的基本观点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的种种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虽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开辟了认识社会真理的道路，却没有穷尽对社会真理的认识。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科学地分析和预见过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430页。

历史时代,但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相比,毕竟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我们完全应该研究和回答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现象,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深化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比如:

(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即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但是,20世纪以来的情况是,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生产力发达的欧美国家而是在生产力相对不发达的俄国、中国等国取得了胜利。于是形成了具有当代特点的一种新局面,这就是发展水平高的生产力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而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属于低的生产力却处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人们曾经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上述基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人们甚至进一步作出诸如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了总危机阶段的论断。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相继出现了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不仅在发展还在出现质的飞跃,无产阶级直接进行革命的形势却一直没有出现。人们也曾经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建立,生产力就会自然地得到迅速发展。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往往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经济发展也曾经出现过曲折和反复,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也不是人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当代社会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不相对应的情况,因此,简单地、孤立地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或者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或者孤立地考察一个社会系统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难以解释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2) 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成的社会结构去描述社会系统的。由于人类从事的各种活动对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依赖性,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物质生产资料的依赖性,因此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再用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去说明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把社会系统描述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的,因而是科学的,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上的社会形态的科学方法论。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人类从事的某项具体活动、整个社会生活究竟如何具体进行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远比上述结构复杂。对于一项生产活动来说,除了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之外,还要解决如何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生产条件将人们分工协作地组织为生产整体的问题。对于诸如家庭、民族、群体、农村、城市、工厂、学校等等的人类活动的共同体来说,都有一个如何把人们的活动组织为有机整体的问题。这种结构合理不合理也影响着人们活动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的时候,曾经谈论过生产和社会的组织管理问题,注意到了社会的这种结构,但长期以来

这种结构却被那些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人们所忽视，这种结构也就一直被排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之外。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整体性把社会的组织管理问题推到了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地位，管理活动正在从各种具体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社会的组织管理结构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在今天，忽视了这种结构的存在和作用，就不可能对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出全面的科学的解释，也不可能对一个社会系统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以当代社会生活和生产所面临的各種急待解决的诸如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控制等等社会问题来说，既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所有制或社会制度上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界发展问题，也不是纯粹的社会问题，是一种兼有自然、技术、社会性质的综合问题。解决它们的时候，所有制、社会制度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从人类全局的整体的利益出发，对人类的各种活动进行科学的组织管理，使社会、技术、自然协调地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由此可见，我们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分析，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还必须进一步揭示其组织管理结构及其他结构，阐明社会各种结构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说明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复杂现象，才能更好地说明社会系统的多样性、具体性、整体性。

(3) 历史唯物主义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进程，这就是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始社会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生产资料

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它的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可是近现代的历史表明,各国各民族发展所经历的具体道路具有极不相同的阶段、形式、特点。以我们中国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就逾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起初是按照某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建立的,可是二十多年的历史表明,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能使我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逐步展开了对这一模式的改革,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986年中共十三大在总结九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社会在生产资料上不是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其中也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分配制度上,不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而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其中也包括各种非按劳分配的形式;在流通、交换上,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仅实行计划调节而且实行市场调节,等等。我国的发展道路同世界历史一般进程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就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的道路而言,俄国会是一种情况;中国会是一种情况;工业发达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将又是另一种情况。历史唯物主义在阐述世界历史一般进程的时候并没有否认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但是在理论上还没有充分地、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当代社会实践表明,这个问题是必须